

社評
雙語道

發揮港優勢助力「一帶一路」高質發展

原文

摘錄自9月8日香港《文匯報》：第十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於9月10日至9月11日在灣仔會展盛大舉行，此次盛會匯聚了來自18個「一帶一路」沿線及相關國家和地區超過90位主要官員及工商界翹楚。在全球地緣衝突頻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此次論壇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香港憑藉自身的獨特優勢，可在此歷史機遇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以來，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國際經濟合作平台之一，成果斐然。中國已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支持和推動了數以千計項目，創造了以十萬計的就業機會。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節點，其戰略地位和互聯互通角色具有獨特優勢。在金融領域，香港一直積極為共建「一帶一路」貢獻力量。過去兩年多，香港跟中東金融市場實現交易所產品互掛，促進了兩地資金的雙向融通。去年，香港發行超過800億美元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其中綠色債券佔亞洲區總量的45%。自2021年起，香港發行了7隻合共超過8

譯文

The 10th Belt and Road Summit was held with great fanfare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in Wan Chai from September 10 to 11, bringing together over 90 senior officials and business leaders from 18 Belt and Road partn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gainst a backdrop of ris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this summit has injected fresh momentum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With its unique advantages, Hong Kong is well-positioned to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is historic opportunity.

Since its launch in 2013, the BRI has grown int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extensive platforms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yielding remarkable results. China has signed more than 230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over 150 countries and 30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supporting and advancing thousands of projects and crea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億美元的巨災債券，幫助亞洲及美洲相關國家緩減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此外，香港還通過把基建債務證券化，協助相關地區吸納更多資金加速基建發展。

在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方面，香港以國際調解院（IOMed）成立為契機，進一步強化世界級的調解樞紐地位，為「一帶一路」項目爭議、跨國企業與東道國矛盾等提供快速解決方案，並與內地仲裁領域加強交流、融合發展。在專業服務方面，香港擁有全球頂尖的金融、會計、工程、諮詢等專業服務人才，能夠為「一帶一路」沿線大型基建和投資項目的運行提供全方位支持。

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質量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香港可從多方面發揮自身優勢。首先，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香港可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資渠道，進一步完善「一帶一路」沿線項目在港融資機制。其次，強化互聯互通功能，拓展全球經貿網絡。利用大數據、區塊鏈技術發展智能物流，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打造「一帶一路」沿線的數字貿易和物流信息樞紐。

此外，香港可依託科技優勢，努力建成數據與科技創新樞紐，發揮高校科研優勢，與「一帶一



●圖為第十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資料圖片

路」共建國家聯合開展技術研發與人才培訓。

展望未來，「一帶一路」倡議在強化製造業、能源等傳統領域合作的基礎上，新能源、數字經濟將成為下一步推進的重點產業領域。

Leveraging Hong Kong's Strengths to Adva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bs.

As a key hub in the BRI, Hong Kong enjoys a strategic position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connectivity.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Hong Kong has ac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initiativ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it has established cross-listing arrangements with Middle Eastern financial markets, facilitating two-way capital flows. Last year alone, Hong Kong issued over US\$80 billion in green and sustainable bonds, accounting for 45% of Asia's total green bond issuance. Since 2021, the city has issued seven catastrophe bonds totalling more than US\$800 million, helping countries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mitigate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Moreover, Hong Kong has supporte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by securitising infrastructure debt, enabling partner regions to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In legal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Hong Kong has further solidified its status as a world-class mediation hub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 This provides swift solutions for disputes arising from BRI projects and conflicts betwee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host countries. Hong Kong has also deepened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Mainland in arbitration, foster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 city boasts top-tier talent in finance, accounting, engineering, and consultancy, offering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rojects along the BRI.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RI partner countries, Hong Kong can leverage its strengths in several key areas. First, as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business centre, it can offer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ng channels and enhance the mechanisms for BRI project financing in the city. Second, by strengthening its connectivity functions, Hong Kong can expand its global trade network. Through the use of big data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it can develop smart lo-

gistics systems, elevate trade digitalisation, and establish itself as a hub for digital trade and logistics information along the BRI. Furthermore, Hong Kong can build on it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to become a centre for data and innovation. By harnessing the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its universities, the city can collaborate with BRI partner countries 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Looking ahead, while the BRI continues to reinforce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sectors such as manufacturing and energy, emerging industries like new energ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become focal poin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Hong Kong should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promot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orming a robust support system for the BRI. As an open and international city, Hong Kong is well-placed to serve as both a bridge and a testing ground for such mechanisms.

●Tiffany

散文詩無定式 獨具語言特色

恒 大清思

「散文詩」（prose poem）按字面來看，應該是以「散文」（prose）寫成的「詩」（poem），又或是像「散文」的「詩」；它的外貌很容易辨認，就是不分行。因為散文詩不分行，所以有些人會誤以為「不分行」就是散文詩的「散文」元素。這想法似乎不妥，否則大家亦能把詩句用標點符號串起來，叫這些句子做「詩散文」了。散文詩的「散文」與「詩」元素，其實在於不押韻句（散文）與押韻句（韻文）的應用。在創作訓練中，我們不妨把「新詩」、「散文」與「散文詩」，視為三種不同的文類。

西方文學以新詩、小說、散文及戲劇四種文類為本；其中所謂「新詩」的「新」，是清末至新文學時期的人文學者，中譯「詩」（poem）、「詩學」（poetry）時，用來對照「古詩」、「舊詩」的概念。有些人也會把西方的「詩」中譯成「現代詩」和「現代漢詩」，概念竟更加仔細。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卷·導言》中點明，中國現代時期的白話文詩作「最大的響影（即『影響』）是外國的響影」，而「新式標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國」。至於部分華文新詩所呈現的古詩結構和古典意象，則是有關風格的問題，暫不在此討論了。

「散文詩」也是種來自西方文學的文學創作，可以溯源自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壇，以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最為膾炙人口。波特萊爾認為，追求「散文詩」寫作，也就是追求「詩的散文的奇跡」。以散文詩聞名的台灣詩人商禽，則不願為「散文詩」定義，認為「什麼事一下定義，就定死了」，寧願把「散文詩」講成「用散文來寫詩」。

說來說去，到底散文詩看起來是什麼樣子的呢？波特萊爾的《凌晨一時》（另譯《凌晨一點鐘》）有這樣幾句：「不滿意大家，不滿意自己，在黑夜的寧靜與孤寂中，我要好好的贖罪一番，也引以為榮。」（莫渝譯）。商禽之《滅火機》，有這樣的句子：「我看見有兩個我分別在他眼中流淚；他沒有再告訴我，在我那些淚珠的鑑照中，有多少個他自己。」

波特萊爾筆下的罪惡感與榮耀，在黑夜中同時滋生；商禽腦海中浮現的淚珠，映照出他人眼中的自我——兩個例子的句子看似是散文句，實際上是節奏彈性極大，語意跳躍複雜，情緒傾向感傷的詩句。這就是散文詩的魅力所在。我們會在明天的凌晨一點鐘，讀一首看見淚珠的散文詩；還是會在寧靜之中，寫下自己滿意與不滿意的句子？

●鄒芷茵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腦機接口助失語者「重拾話語」

科技趣聞

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能力。然而對於許多癱瘓患者而言，他們常常因身體功能障礙而面臨無法與他人順暢溝通的困境，甚至可能引發內心的孤獨感和沮喪情緒。

近年來腦機接口技術的迅速發展給這類患者帶來了希望。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團隊開發了一種創新的流式腦機接口系統，並成功應用於一名因腦幹中風而癱瘓失語十八年的患者。

該系統通過植入大腦的電極陣列捕捉患者默念時的腦部信號，並結合人工智能（AI）模型，將這些信號近乎實時地轉化為語音和文字輸出，極大地恢復了患者的自然對話能力。這項突破解決了過去同類技術延遲過長影響交流流暢性的核心問題。

失語症是一種由於大腦語言中樞受損而導致的語言功能障礙。患者可能在理解表達閱讀或書寫方面出現困難，但他們的智力並未受損。失語症並非一種獨立的疾病，而是中風、腦外傷、腦瘤等腦部損傷的常見後遺症。

失語症的主要成因是大腦中負責語言的區域受損，最常見於大腦左半球。腦血管疾病例如中風是最常見的原因，導致大腦語言區缺血缺氧而受損。頭部外傷如車禍撞擊等意外事故造成腦部損傷。

腦部腫瘤本身或治療過程可能壓迫或損傷語言區域。神經退化性疾病如額顳葉失智症、阿茲海默症等，以及腦部感染如腦炎、腦膿瘍等也都是可能的成因。

AI在語言方面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幫助失語症患者，尤其是在溝通輔助設備和治療層面。AI可以預測與建議詞句，在患者輸入一兩個字後，AI可以預測他們可能想說的整個詞語或句子，大幅減少輸入所需的時間和精力。其原理是利用語言模型，該模型通過分析海量文本數據，學習了單詞之間的關聯性和概率。

語音合成與還原功能可以將患者選擇的文字或想表達的意念轉換成

清晰自然的語音輸出。甚至可以利用患者過去的聲音樣本進行訓練，還原其獨特的音色，使溝通更具個人情感。其原理是使用文本到語音技術，現代的神經文本到語音模型使用深度學習，能生成非常接近人類的流暢語音。

AI還能理解與翻譯意圖，對於表達困難的患者，AI可以解析其不完整語誤或透過圖標表達的意圖，並轉換成正確的語句。其原理是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和語義理解技術，模型不僅看表面文字，更能理解背後的語義和上下文。

此外AI還能提供個性化治療與練習，AI驅動的應用程序可以為患者提供量身定制的語言復健練習，根據患者的進度實時調整難度，並提供即時反饋。

其原理是使用適應性學習算法和語音識別技術來評估患者的反應正確性與流利度。

詞向量技術「猜你所想」

背後的關鍵AI原理是詞向量。詞向量是一種將文字轉換成計算機能夠處理的數字形式的技術。關鍵在於，它不僅是簡單的編碼，更能捕捉詞語的語義。

其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個詞的含意可以由經常出現在它周圍的詞來定義。通過在龐大語料庫中訓練神經網絡，語義相近的詞在向量空間中的位置也會很接近。

這種技術如何應用於失語症輔助呢？當AI模型學到了水、飲料、果汁這些詞的向量在空間中很接近時，它就能更好地理解當患者點選水的圖標時，其相關推薦詞語應該是杯、喝、渴，而不是無關的詞語。這使得預測推薦和語義理解功能變得更加智能和準確，而不是死板的詞匯匹配。

總而言之，AI通過將語言數學化向量化，並學習其中的複雜模式，從而能夠預測生成和理解人類語言。這項技術與腦機接口結合，或作為獨立的溝通輔助軟件，都為失語症患者重建溝通橋樑帶來了革命性的希望。

●文鯉

中世紀英語演進 夾縫中萌芽成長

貼地英文

西元1066年，諾曼第公爵威廉（Duke of Normandy）征服英格蘭，歷經九年平定全境，史稱「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

威廉是一位強勢的君主，他冊封親信為各地領主，並將諾曼法語定為官方語言。至於宗教與教育事務，則由使用拉丁語的神職人員負責。此時，牛津與劍橋大學均禁止使用英語。法語在英格蘭的優勢地位持續了三百三十三年。隨時間推移，王室權威漸衰。早期諾曼國王常居法國，與英格蘭事務頗為疏離。此為中世紀英語萌芽之背景。

現實層面上，佔人口九成的農民僅懂英語，難以與使用法語的上層階級溝通。於是諾曼法語與簡化後的古英語逐漸融合，形成「中期英語」。至亨利四世時，英格蘭終於出現第一位以英語為母語的國王。

1348年，黑死病重創歐洲社會秩序，人口銳減，使用英語的階層影響力反而提升。1368年，英國國會將英語定為法庭法定語言，法語的獨尊時代就此終結。

歷經三百年的艱難融合，《坎特伯雷故事集》作者傑弗瑞·喬叟（Geoffrey Chaucer）將中期英語推至文學高峰。

諾曼人為英語注入大量新詞彙，尤其是政府與階級制度相關用語，如政府（government）、議會（parliament）、司法（justice）、公爵（duke）、男爵（baron）與僕人（servant）等。

法國人亦帶來生活與文化層面的詞彙，如休閒（leisure）與浪漫（romance）。相反，英語中原本指活體動物的詞彙如豬（pig）、牛（cow）、羊（lamb），在成為餐桌上的肉品後，則採用法語來

源的名稱：豬肉（pork，源自法文 porc）、牛肉（beef，源自法文 bœuf）、羊肉（mutton，源自法文 mouton）。

此外，法語對中期英語的文法及富涵弦外之音的慣用語（idiomatic expressions）亦有深遠影響，令英語表達更為豐富。

古英語的代表作之一為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其開篇如下：「Hwæt! We Gardena in geardagum/ƿeodcyninga, ƿrym gefrunon/ħu ȝa aƿelingas ellen fremedon.」

意為：「聽啊！我們早已聽聞斯皮爾丹國王之榮耀，那些貴族英勇事跡何等輝煌。」

而中期英語的文學代表作則必屬《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全書共二十四個故事，開場詩為：“Whan that Aprille with his shoures sote/The droghte of Marche hath perced to the rote/And bathed every veyne in swich licour/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

中譯為：「當四月甘霖滋潤，穿透三月乾旱至根底，沐浴每一絲脈絡於甘露之中，百花因而煥發生機。」

中期英語看似較古英語易於理解，然對現代人而言，兩者皆難以直接解讀。中期英語的特點之一為一詞多拼，以下列出一至十的多種寫法，以分號分隔：oon（或 anc）；two（或 tuo/twei）；three（或 thri）；fower（或 four）；five；six（或 syx）；seven（或 sevene）；eighte（或 acht）；nyne；ten。

可說中期英語向現代英語邁進了一大步。中期英語時期大致結束於1500年。

●康源 專業英語導師